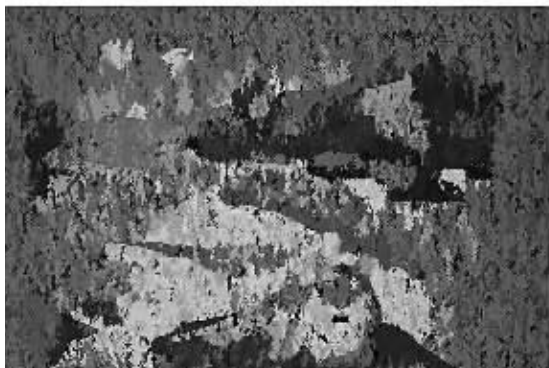


博尔赫斯的老虎
邓猗夫的两张画

2009年1月3日 陈侗策划展览



博尔赫斯没有老虎

2009年1月3日，在博尔赫斯当代艺术空间举行了由陈侗策划的展览，《博尔赫斯的老虎——邓猗夫的两张画》，展览一共只有两张画，却很好的在两层楼的博尔赫斯当代艺术空间中搭建了一个新的思考空间。策展人陈侗借邓猗夫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于绘画现实和社会现实的认识。

1月3日下午4点，邓猗夫的作品展《博尔赫斯的老虎》开幕。这个展览很有意思，只展出两幅画，却蕴含着艺术家和策展人对现实的很多想法。在展览中所发行的一本小的展览图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通过策展人陈侗的策展阐述《邓猗夫为周正龙辩护》以及邓猗夫的一篇关于展览的简单访谈《三分之一的艺术家》，去了解这个展览背后真正的指向。在这个图册中，陈侗的一段话被放置到了封底，他说：“对于邓猗夫来说，复制周老虎范本的动作中也包含着在创作态度上的游移，它可以被描述为混沌、不确定等意识状态，特别是在目前当代艺术不断地重申观念的唯一性的情况下，绘画为了脱离它的传统而表现出的种种挣扎就反映了这一状态。”

在这段抽象的叙述中，邓猗夫、复制周老虎、混沌、当代艺术、绘画、挣扎等关键词搭建了一个阅读展览或了解陈侗策展目的的通道。

关于博尔赫斯的老虎，还要从2006年去北京工作创作的邓猗夫谈起。那时，邓猗夫重新回到了绘画领域，之前他一直在做装置作品，比如把一本书切割成一支枪，关心媒介的力量。因此，他的绘画也看上去不同寻常。他采用了一种叫“数码迷彩布”的布料作为画布，但实际上他又没有真正在画，而是把一块画布分成了若干色块，象拼图游戏一样去改变了布料本身的一些颜色，最后出现了图案。由于只是填图游戏，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去玩，邓猗夫作为作者本身也变得没那么真实。这样，他不仅混淆了绘画的方式，也混淆了传统艺术家在绘画中的身份，特别是当他用这种方式去关注社会上的热点新闻，比如周正龙和他的假老虎照片时，事情就变得更有意思了——无论是画还是画的内容，甚至包括绘画者，似乎都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这种虚构的、不真实但又来源于现实真实事件的绘画构成恰恰是陈侗最感兴趣的地方。他借此提问，什么是艺术家所呈现的真相，什么是现实？作为一个强势的策展人，陈侗牢牢地控制着展览的整体表达，在他看来，邓猗夫的工作和周正龙案件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在涉及到‘现实’、‘真实’等概念时，他们各自提出了问题，深化了我们的认识”。因此，他将作品《老虎》放置在2楼走廊的尽头，走上楼梯，人们一眼就会看到这个同样由年画而来的虚构老虎。而另一张类似作品《羚羊》则被巧妙地藏到了另一个房间隐蔽的一面墙上。展览从各个方面一再强化作品的虚构感，从某种程度来说，展览题目“博尔赫斯的老虎”也是另一个打上陈侗标志的强化方式，它将人们一下指向了博尔赫斯的老虎观（这一观念也是陈侗坚持博尔赫斯书店多年来所持有的方向）——博尔赫斯所迷恋的老虎是一种不存在的“可畏的高雅”，在小说《蓝虎》中，博尔赫斯塑造了这样一只蓝虎，蓝虎是一种无序的、虚构的、具有可怕力量的石头，但石头并不是老虎。

于是，这个看上去简单、只有一个艺术家、两幅画的展览，也并不是那么简单。邓猗夫有趣的创作方式和陈侗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就远远跳出了作品本身，一个三分之一的艺术家和一个三分之二的策展人，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讨论空间，这个讨论也是陈侗需要你进一步进入的地方，因此，在当天晚上举行的研讨会《生存与现实主义艺术情境》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品之外更多隐含关系。

张玥晗

2009年1月5日~9日，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与英国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携手广东现代舞团、木棉剧团开展了为期五天的舞蹈工作坊，这是由安利雅姿独家冠名赞助的英国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首次访华巡演中，在广州进行的另一项艺术活动内容。旨在通过舞蹈和剧场，进一步丰富和加强本地艺术教育工作者的技能和知识，并为来自不同社群具备不同能力的年轻人提供参与舞蹈创作的机会。

“团圆”之舞
背后的期待

2009年1月8日下午，在广东现代舞团的小剧场，在大家的期待中，二十位舞者登上舞台，开始了表现舞蹈——“团圆”。在此之前，观众们大多已经知道，这个舞蹈团队是一群五天前并不相识。10位艺术教育工作者，10位具有不同智力障碍或残障的年轻舞蹈爱好者，因为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的来访而相聚在这个舞蹈工作坊中。他们花了三天时间，从陌生到熟悉，共同创作出一出舞蹈作品。

对于一直见证他们相识、熟悉、排练舞蹈以及最终呈现这个过程的人来说，这只简单但充满感情的舞蹈背后隐含着太多感动。这些幕后故事，由工作坊的参与者在舞蹈结束后进行了简单讲述，并由木棉剧团以“一人一故事剧场”的形式即兴演绎。

舞蹈治疗或者用舞蹈进行心理疗愈，提升参与者的自信心与各方面综合能力，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比较热门的工作方式，尤其是在英国，据英国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学习部总监珀尔·切斯特曼介绍，15年来，英国各个舞团都纷纷开展了类似与社区结合的舞蹈教育，针对不同社群进行舞蹈教育。在提高舞蹈与大众的联系时，舞蹈教育工作者也面临更多的挑战，这也是本次舞蹈工作坊其中的一个目的，增强中国艺术教育工作者针对不同人群开展舞蹈教育的能力和自信心。因此，这次工作坊的影响力是双向的，一方面，鼓励并提高了智障、残障人士对于身体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也对舞蹈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些新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经验。

这一点，在工作坊开展的第一天特别明显。当20个陌生的舞者相聚时，他们首先感到的是障碍——这些来自少年宫、芭蕾舞考级中心、社区教育中心的老师，很多人完全没有和智障、残障人士交流的经验，更不知道如何和他们共同去组织一个舞蹈，因为连最简单的沟通，都可能因为交流方式不同而无法交流。不过，很快，随着关系渐渐熟悉起来，他们彼此都发现了新的联系方式。老师们认识到与其教智障、残障人士跳舞，不如尊重他们的意愿，跟着他们的想法而动。而智障、残障人士更感受到了来自他人的善意和真诚。

一旦找到这个方法，下面的工作就容易了，第二天、第三天，很快，一只成型的舞蹈在20个人的努力下完成了。在此当中，英国的培训老师英国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的前任首席独舞演员、本次舞蹈工作坊的培训导师之一的李·费希尔（Lee Fisher）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巧妙地引导着老师们掌握与不同社群合作的沟通方式，同时调动着智障、残障人士参与舞蹈的信心。李·费希尔有多年舞蹈教育经验，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对美的追求，而不同社群的审美观也不一样，他希望通过与不同社群进行沟通和创作，创作出新的艺术作品，使不同群体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起舞”，“没有人是特殊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特殊的”，这些平等合作、多元化、宽容的观念是这个工作坊一直在强调的价值。舞蹈作为不需要语言也能表达的艺术形式，将适合每个人去认识和增强对自己对身体各种能力的认识 and 信心。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健康人还是患有唐氏综合症、智力障碍或发育迟缓的人，他们一样可以拉伸、转圈、跳跃、定格，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自由舞蹈。在当天舞蹈分享会上，一位参与者希望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给其他也需要跳舞的人。在这只“团圆”之舞的背后，实际还存在着更多的期待和希望。

张玥晗

李·费希尔和学员们一起进行舞蹈排练

